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丹九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二十一人見錄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魯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憩鶴山和尚 潭州瀉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台州十相審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為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廬僊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嵩山安德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弘瑫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雋堪為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遇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搗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

丹九

二

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梅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羨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為喚這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困山毘徒臻集後閩帥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為老兄散却眾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

丹九

三

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  
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  
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  
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  
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  
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問十二  
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  
履氷何必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  
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問目前生  
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  
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麼問如何是  
活人之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八  
刀師曰只這箇是問不犯鋒鏑如何知音師  
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沉

吟曰爲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  
正位底人還消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  
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麼人  
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  
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  
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  
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  
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如今作麼  
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  
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

亦曰西雙泉  
以隨州有東

雙泉故也京兆府人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

經初禮雲峯雪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是  
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  
學人不曾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先住歙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

覺成邱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

送扶師下階曰欸欸莫教躡倒師曰忽然躡

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

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

也有儒士搏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

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

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

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

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

丹九

五

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樓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

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

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

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

什麼處是長慶因舉般山云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

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

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

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

手扶犁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

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

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雪峯謂衆曰諸

上座到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到烏石嶺與

上座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師舉

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

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

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處是相見不相見試斷看梁貞明四

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

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曰王公禮跪三請躬自

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

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

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

去要待兩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

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

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

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麼莫覆却

船子問泯默將可爲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

不會師曰瞋睡漢出去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此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

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上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

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繳云此

二則語一般別有道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理什麼處是心行處

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

用印奚為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

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

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師商量正是鬼窟且道係打伊意作麼生

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

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

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

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曰若不點兒幾

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

師曰來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

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為何

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

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

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

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

飯頭鑊闍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

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

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

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

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

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

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

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

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

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

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

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閩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大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燈法

別云和尚解忌口廢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

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跣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

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

丹九

十

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霏號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闔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

丹九

十一

清風樓上赴官齋 此日平生眼豁開

方知普通年遠事 不從葱嶺路將來

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

眼光隨色盡 耳識逐聲消 還源無別旨

今日與明朝

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氏依石佛寺齊合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

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撫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麼生是觀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怎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踢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

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蟾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兒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二十年大

并九

十二

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

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開堂曰廣主  
親臨問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

法眼別云

不可無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

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  
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

廿九

十三

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  
是謾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  
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  
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  
覷看是箇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  
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  
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  
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麼  
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  
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

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  
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  
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  
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  
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  
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  
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  
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  
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得實  
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  
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  
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  
十字說與我捻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  
早是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

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  
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  
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  
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  
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

升九

十四

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學人  
簇簇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眾久立師云舉  
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  
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剝肉  
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  
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  
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  
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  
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  
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

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  
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  
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  
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將石驀口塞便是屎  
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地  
商量著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奈  
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這般事  
捨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  
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  
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開用切須在意珍  
重師云盡乾坤丹九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  
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  
打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  
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樵  
折兩脚汝若是箇人聞說道什麼處有老宿

十五

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  
手，纔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  
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  
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現成公案，放  
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  
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槌棹到處馳  
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  
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處  
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  
道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  
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  
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  
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  
大地是汝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  
裏識取天子樂普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

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  
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  
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  
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  
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  
拋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  
實。若有箇入頭處，遇著咬猪狗脚手，不惜性  
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掛  
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  
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夫人。  
廿九  
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  
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  
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這邊  
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  
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

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  
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  
地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  
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  
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  
俗子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  
合履踐箇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師云  
汝等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  
越祖之談汝且喚那箇爲佛那箇爲祖且說  
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  
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什麼  
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麼椀以阿那箇爲差殊  
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  
真物物觀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  
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私

丹九

十七

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  
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  
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  
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  
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  
老爺孃師長和尚作這般底去就這打野樵  
漢有什麼死急行脚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  
醜迫于像季近日師僧比去禮文殊南去遊  
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  
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  
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  
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  
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  
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  
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

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各負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總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麼向這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標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

力九

六

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審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劃地一下云總在這裏又劃一下云總從這裏出去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麼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灸瘡癩上著

艾煇這箇一場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托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鑪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

九

九

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從理道出這箇是就事上道遮箇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孃噉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年得箇休歇麼更有一般底纔聞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得箇入頭路夢見麼似這般底打殺一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

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槌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到處自受屈作麼者滅胡種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更踈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燋膠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

舉不顧 即差互 擬思量 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

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道師

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憑分

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

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

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

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

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

豈關他事師喝曰這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

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問將來曰直得恁麼時

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十九

二十

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

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

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

上一關楔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楔子師曰西

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

河裏攙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

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

雲門聳峻白雲低 水急遊魚不敢棲

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煩再舉轆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

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

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

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

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闍

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

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

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

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

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

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

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

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

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

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

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

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

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

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

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

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

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

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

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

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

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

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  
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竊語問久處暗室未  
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  
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  
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  
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竊語問摩騰入漢即  
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  
麼即理出三乘花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  
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  
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  
古曲發聲雄 今時韻亦同 若教第一指  
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  
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摺問駿馬

丹九

手三

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  
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  
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  
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  
少人問不假怱怱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  
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  
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  
鈍鳥棲蘆困魚止箔曰恁麼即真道人也師  
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  
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  
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

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  
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  
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  
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  
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問各別長老  
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  
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  
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世第二住問魚未透龍門

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  
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  
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孚上座徧歷諸方名聞宇宙嘗遊浙中

丹九

千四

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  
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  
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  
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  
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廡院憩錫因分柑子  
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師曰嶺外  
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  
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座右雪峯纔顧視  
師便下看主事異曰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  
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  
頭某甲擺尾什麼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  
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  
管內只有這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  
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  
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

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  
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  
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  
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  
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曾相  
見師曰瞋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  
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  
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  
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  
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  
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  
默置晏商測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  
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

爲太原孚上座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闡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  
持苦行不衣繒纈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  
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  
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  
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註曰請師  
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  
東藏亦號三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  
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  
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  
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  
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  
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  
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  
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

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音釋

璠方表切 鼎奴代切 困渠殞切 桔正作檝 檝古勞切  
 水機器 湍他端切 勦了切 穀胡谷切  
 剗一丸切 槿植克切 蘇合切 爵在爵  
 也目側也 檉卓切 澆澆古堯切 醜醜切 薄呂  
 也推擊也 勁居正切 續苦謗切 紮紮之  
 瞠抽庚切 直灸舉有切 焦子肖切 踣丑尼切  
 踣蒲沒切 蟪蕭切 蟪蟪切 坼丑尼切 跳跳切

丹元

二十六